

秋雨，迅疾而蓬勃，宛若老家的秋豆，密麻麻地把沱江水面揪出了万千疙瘩，蒸散出袅绕的轻烟，增添了雨夜凤凰城的神秘意境和出世之美，让初临沱江的我有超预期的好感。

一只画舫静静地淌过，船尾两只红灯笼增加了夜的静谧，没有船工的号子声，没有长篙擦破河面的流水声，没有马达的轰鸣声，唯有哗哗的下雨声在安抚我饥饿的心情。自读了《边城》以来，我对沈从文的凤凰古城一直充满饥饿感，总是对那里的故事一再重温仍不过瘾，总是对那里的风景充满渴望，总是对自己能够创作出同样的乡土文学作品满怀期待。今天，我来到了《边城》故事的发生地，如同一只饿兽般想把看到的听到的一股脑儿吞进去。我想吞下吊脚楼，我想吞下南华山，我想吞下万名塔，我想吞下许愿亭，我想吞下风雨虹桥……

“我是真的饥饿了吗？”看着眼前依然秋黄豆大小的夜雨，我张开嘴用舌头卷了几颗入腹，忽然就有了温饱感。原来我缺的是水啊！我的家乡在赣西，面面环山，然而独缺一条大河。望着河面宽阔、河水舒缓、河道悠长、河岸热闹的沱江，我仿佛明白了从文的才气和底气所在。拨弄着充满活力的沱水，我分明感受到了沱江深厚的千年文脉，感受到了从文的力量。

我们踏着被雨水洗净的

## 那一片凤羽

青石板，横穿过虹桥，由东向西沿着沱江北岸溯流而上。眼前是一幢古色古香的田氏宗祠，并不高大，却辐射出浓郁的文化气息。祠堂建于1837年的清道光年间，是一处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建筑群，正门的对联“宦流齐国勋臣邑，世守沱江宰相家”，据说是宋朝皇帝为表彰田家先祖所赐。

“这是沱江跳岩。”同伴的话让我把视线从田氏宗祠拉回到河面，只见从北岸至南岸矗立着两排石墩，高一矮，两排跳岩相隔一尺左右。我们选择上游几十米外的老跳岩木板桥过河。木板由每块宽约两寸的七根木头组合而成，厚重而敦实，如同这里的人一样，处处以真诚和淳朴示人。这也正是在当年战争频仍、悲苦遍布的时代大背景下，《边城》却展现出

人性善良美好的原因所在吧。翠翠失去了唯一的亲人，却收获了那么多人的关心。我踏桥而过，似乎就立在了翠翠的渡船上，她时而唱着苗歌，时而微笑不语。雨后的沱江水无来由地激动，带着水花从桥上翻滚而去，时不时对行人抛撒出几束怒放的百合；又像不受羁绊的小狮子，舞动全身的波浪作出险要的威势，令胆小的游客望而却步。

沱江跳岩方方正正，然而往来行人依然多有惧意，雨后湿滑增添了木桥的挑战性，湍急的水流让人有一种眩晕感。远远的，有行人停了脚步，意思是您老先走。这并不代表人家在谦让，不动才是稳当，行动却有落水的危险。我哈哈一笑，故意把桥走得有点颤意，唬得对方大惊失色。待我走过时，发现

·刘建华·

在原地等候的过桥人，无一例外是背朝江水脸朝行人，行人则脸向着交会人，侧身贴脸而过。人们生怕背向他人时，被不小心触碰落水，反而把不可控的背面交给沱江水，这是对沱江的一种信任吧。

然而，几百年前，古城的官兵对沱江却不全是如此理解。他们在沱江南岸筑了城墙，设有射击和瞭望的垛口，用以防范来自广阔江面的危险。长期的驻军使得当地尚武之风浓烈，沈从文的祖父、父兄及他自己都是行伍出身，可见军事对凤凰城的影响之深。凤凰城的北门就写满了烽火硝烟的印迹，那些红褐色条石堆砌的城门，上方铭刻有“壁辉门”三字，岁月磨平了方石的尖利与锋芒，带着老者的沧桑和峥嵘森严的气象迎候各色人群。

进了城门，沿着青石街道，与文庙、陈氏宗祠、熊希龄故居一一作了交流。夜雨又来了，那是留客雨，把我们请进了与熊希龄故居相邻的一处老宅，当地文联坐落于此。正在舞文弄墨的两位主人，接待了我们这拨不速之客。我们从十八洞村的精准扶贫谈到凤凰的乡村振兴示范村，从中国书法的现状谈到凤凰的历史名人，从吊脚楼的美景谈到湘西的神秘，不觉间已到深夜。

一路往东，回到出发地虹桥。夜雨朦胧，回望南华山，山腰与夜的黑融为一体，山头的灯火辉煌恰如那海市蜃楼，映照翩翩起舞的凤凰。山风徐来，夜雨迷离，江影摇曳。刹那间，凤羽恣意僭张，山风夜雨踪影湮没，天空蔚蓝，一片凤羽直入我怀。那是从文馈赠的礼物，我轻轻地招手，她就是沱江的云彩。（摘自4月22日《光明日报》）



槐花  
(油画)

苏天  
赐作

## 小手 ·熊曼·

虚空中我握住一只递过来的小手  
它是软的，温暖的  
像只怯怯的小鸡  
寒冷中它的存在令人感动

很多年，没有人把手递向我  
我的手只好空着  
渐渐地也就习惯了

现在，我握住它端详着  
真是一只神奇的小手  
每天都以看不见的速度膨胀着

很快，我的手将不能覆盖它  
它将从我的手中抽走  
而我只剩下怀念  
每个人都曾拥有这样的小手

(选自《长江文艺》2022年第4期)

## 写给偷偷长大的你

·程果儿·

还记得，医生初将你捧到我面前，你是那么小。我惊讶于你的丑：皮皱发稀，脸上覆着厚厚脂肪。

你初嚙住我的身体，那是又一种亲密接触，通电般的感觉提醒了我——我是母亲了！那一刻的信号，比得知你植入我身体时更加强烈。我也终于知道，为何甲骨文中的“母”字突出了一对乳房。

因与疾病相伴，你从四岁起就饱尝辛苦。我们把你纳在羽翼下，不敢有一刻大意。

### 二

因为疾病，你要严格控制饮食。于是你只往纵里长，瘦削如一尾修长的鱼。在你纤细的不满14岁的身体上，渐渐有了奇妙的变化。你的鼻头、额角和前胸后背，长出星星点点的痘子，唇边已涂抹了极淡的鬍须阴影。

我们惊讶又欣喜于你身体的变化，这些细节表明，你正在生猛地向青春奔去。青春期对生活的撼动，不仅体现在身体上，更体现在行为与思想上。升入中学，你开始对学校和老师表示出轻慢，并说同学们都这样。我知道，这种态度是年龄增长的必然，是群体的

潜移默化，也是你的主动选择。反抗的姿态更显出“长大”，而与同伴一起反抗则更能获得认同。

我与你父亲都是老师，所以每每你对学校或老师置以不太友好的评论时，我们总忍不住反驳。可我们一有异议，你便显出不耐烦的模样。

我们试着和你做朋友，但是做朋友的缺点是“近之则不逊”。所以，我们常苦于“父母”跟“朋友”两种关系的冲突。要如何像朋友般亲昵、没有距离，又保持父母的威严？这真的很难平衡。

你开始为人际关系所苦恼。你说，你与座位周围的同学相处得不愉快，偶尔说到情急，还会落下眼泪。我心疼又无奈，说：“你要反思自己，如果能做到问心无愧，也就不必为此纠结。”可是，我的劝慰收效甚微，你还怪我不懂你。谁的年少时光没有因为人与人的交往苦恼过？那时的心鲜活地裸露着，无论遇到善意还是恶意，都会无所遮拦地感受并回应。这难免让人疼痛。你可能更需要倾听，而非说教。

《孤勇者》是你推荐给我的歌，你说水庆霞教练特别喜欢

这首歌。当我们再一次谈起那些不愉快时，我说：“你不需要与别人都一样，也不一定非得打进圈子。记住歌里唱的：为何孤独不可光荣，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，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。”那一刻，或许你听进去了，但过后仍为人际关系感到焦灼。好在班级座位调整后你的状态有所好转，还结交了不错的朋友。我真感到欣慰。

### 三

我俩的话题很多，我们聊文学、历史、电影、歌曲……这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无比幸运。

最可爱的话题，是和你聊你喜欢的女生。小学时，一个女生的名字你从一年级说到六年级，毕业时要买礼物相送，我还主动参谋。只是人家压根没收。如今，你在班里有了另一个偷偷喜欢的女生。你不告诉我她的名字，又总是让我猜。我胡乱说几个人名，你笑着打发。你在言谈间透露，她的成绩非常好，你隐地有一份自卑。

其实，在许多人眼中你已经足够优秀，写作、主持、演讲、表演……你样样有一套。只是，我担忧你不够拔尖的成

绩，更担忧你一贯磨叽的做事风格和敏感的性格。我与同事聊天时常说，养到好孩子，就跟中彩票一样，要有足够的运气。但是，如果可以选择，我还是要你做我的孩子，只是这次你一定要健健康康，妈妈不想你再承受疾病带来的苦痛。

因为你的教育问题，我与你父亲常有分歧。你长大了，我们很少当着你的面争吵。我们只是表达对你的爱，你也深知所得爱之丰厚。你与我相处，轻松亲密，但会失于轻慢，这每每让我气恼。你与父亲之间不时会爆发冲突，他本就不善表达，又爱说教，正是你这个年纪不喜欢的方式。你与他的关系，偶尔会变成两个同样有力的男人之间的角力，而那对峙的状态会让我为难又疼痛。

一个家，就像一片暗流涌动的水域，要用足够的克制和包容，才能让水流相对平缓。

你生病已近10年，疾病的阴影深深地投进我们的生活，我与你父亲从没有彻底放松过。你的健康是扯住我们的锚，我们要更多地停驻在家的水域，放弃许多远航的风景。

好在这些停驻与守候是值

得的。当年你确诊得病时，医生说，因为营养等原因可能会影响你的发育。如今看，你长得不比其他孩子差。你有两条长腿，渐褪婴儿肥的瘦削面孔甚是英俊。偶尔偷偷凝望你，我生出来的孩子呀，这么好看，像个小小的奇迹。你是一枚被咬过的苹果，疾患是缺失的一角，不然你就太过完美。当然，这不过是老母亲的自满。你身上有太多小缺点，只是我都愿意接受——哪里有完美的小孩？

你有许多感动我的瞬间。你的成绩在班里不拔尖，但也不断进步；你与我们虽频有小矛盾，但从从不记仇，还会主动道歉；若我与你父亲有矛盾，你会制造机会让我们和好；逢着节日，你总记得给我备上礼物……你天性良善，即使成不了人才，至少，会是个合格的“人”。

屈指算来，你可以日日在我身边听唠叨的日子已然有限，不过五年多时间。然后，你尽力去飞，我安守窠前。但我知道，即使你在长大的路上阔步前行、越走越远，也依然是我永恒的牵挂。那些烦恼，等到来时再慢慢消化。先品尝偷偷长大的你带来的百般滋味，有苦涩，更多辛辣，细细咂摸，也不乏淡淡甘甜。（摘自4月25日《解放日报》）